

“小菜园”是一个鲜菜盛开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勤劳、睿智的村长叫陈村，我们都服他。不服也得服，村长手里握有给不给你种菜、施肥的生杀大权，所以我们要想玩就都乖乖地听话。偶然反抗，只到他坐的凳子底下摇晃几下的程度，经常俏皮，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村长龙颜一开，妙语连珠。

作家陈村出道很早，记得他写过一篇排队买书的散文，招来很多“粉丝”，是“村粉”小哥引我认识陈村的文字，于是读了他很多小说和散文，印象最深的是他文字的老辣。那时我是文青，只闷头读书，勤做摘

古时候，在江南水乡，著名的市镇几乎都依傍着江河湖海之岸，因为它们依傍的是舟楫之便。在古代，水路是最重要的交通。同时，濒临碧水，风景也就自然清透秀丽。这是近年来江南水乡古镇为游人所热衷的原因。不过，游人往往在访问过一些古镇之后，总是心存遗憾，原因是：古镇已不古，清水已不清。

一周前，与江苏文友宋词、王稼句在太仓小聚，访问了城北的沙溪古镇。沙溪的历史可以远溯初唐，堪称千年古镇。水陆交通均甚便捷，与上海、苏州的距离几乎相等，都是五六十公里。当我们刚刚走上一座称为庵桥的高拱石桥，立即有一种惊艳的喜悦，心里默默地吟出一句唐诗来：“养在深闺人未识”。时至今日，还会有两条幸存于世、原封未动、古色古香的傍河街肆！明、清建筑比肩而立，实在是罕见。重檐楼宇，临水长窗。一时间，激动不已。据说沙溪在唐高宗时已经很显赫了，当初，七浦塘边的法华庵竟有五千零四间僧舍。哎呀呀！算来，信众、居民该有多少呢！到了北宋时，一代名臣范仲淹疏浚苏南五河以来，明、清以至民国，沙溪小镇成为苏州至长江水路之要冲，物资集散、中转，商旅交易、往来，曾经的千余年的富庶与繁华，如今仍然给人以无限遐思。遥想当年，暮色中，三座拱桥与自身的倒影形成三颗硕大的满月，沿河的灯火犹如银河落地，错落星光在水上水下竞相璀璨。往来的客船、货船擦舷而过。达官、富商的画舫和乌篷船缓缓停靠或离去。濒水人家的私家埠头，灯影里，迎迓与送别的仕女，隐隐约约的吴依软语，好一阵晃荡，好一阵搀扶，好一阵寒暄……前街，酒楼茶肆，会宾朋、谈交易；划拳行令，呼么喝六。煞是热闹。当我再定睛仔细一看的时候，今天，家家户户楼下接水埠头也由于早已中止了的航运而废弃、坍塌。河水浑浊停滞，白色垃圾在河底与河面上沉浮。心目中的幻境顷刻消失殆尽，那些老屋的梁柱、窗棂随即也就立即显得过于的残破

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任上竭诚服务了10多年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是性情温和和谦恭、淡泊名利的学者，他待人宽厚至诚，对艺事殚精竭虑，从未懈怠。很难想象画了50多年油画的他，直到2004年才假座上海美术馆举办“靳尚谊艺术回顾展”。足见其作品的苛刻要求及自律、自省、自励的宽广胸怀。

上世纪50年代伊始，靳尚谊在中央美术学院得到董希文、吴作人等名师的指导，以后进入前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执教的油画训练班。在同学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位，满怀理想，努力践行。他的绘画创作是以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画为起点的，毕业作品就是《登上慕士塔格峰》，在后来的20年间，他创作了《十二月会议》《送别》《长征》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但是，这些历史画的创作实践，不过是他转向肖像画创作的铺垫。1978年他赴永

饭桌上。那天有市领导视察那个地方，警卫森严。村长一坐下来就说了个冷笑话，他在门口被拦住了，警卫请拄着拐杖穿着随便的他“上访”走边门。哈哈，我情不自禁发出孔氏爆笑，村长用那双锐利毒辣的眼睛横了我一眼。吃饭时，村长讲起他退出榕树下网站，在99读书网新辟个菜园论坛，欢迎在座各位前去看看。那时我从没在网上论坛发过言，看过女儿上网聊天，似乎一上来就要问我是美眉还是弟弟，是青

了。即使在古代，河道也在不断疏浚、清理。从1034年（北宋）到1906年（清末）的八百余年间，七浦塘总共疏浚过三十八次，平均二十一年疏浚一次。今天之前的一百年，由于战乱、政权的更替和陆路交通的发展等诸多原因，没有疏浚过一次。因为疏浚一条没有收益的河道似乎很不合算，这就是许多江南古镇最大的失算之处，没有水哪里来的如画美景呢？唐宋词里所有描写江南景物全都写到水，水是江南景物的底色。而今不少江南古镇为了急功近利，忙着修缮古代楼宇，或者在前些年毁掉的古建筑废墟上修建粗糙的假古董。以为有了一条仿古街道就可以招徕游客。恰恰忘了底色！对于环境来说，水是最敏感、最娇嫩的少女的面庞，经不起一点点污染。无论多么美的容颜，粉底皴裂，何以成妆？谁还要去亲近她呢？更何况要与子同居？当然，这也不仅仅是江南古镇的问题了。试想，如果九寨沟、黄龙和丽江古城没有一泓净水，香格里拉没有咆哮并流的三江，谁还会风尘仆仆，不远千里去一亲芳容呢？那些地方甚至没有古代的人工遗存，只有自然的山，自然的水。

要治水！？是的，要治水。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大禹王的时代。就江南而言，已不单是一条七浦塘的疏浚与清理了，那将是整个江南水网的疏浚与清理。至于全国，工程就更加浩大了，恐怕比大禹的任务还要艰巨。大禹所面临的是洪河道混乱与洪水泛滥，我们所面临的是水源干涸和普遍的污染。诸如滇池、太湖每况愈下的水质和诸多高原湖泊的消失，已经严重危及到中国人的生命，已经远不是旅游创收的问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治水，已经是既不能回避、又不能敷衍的万世功业！

不久前一位记者问我：在国内您访问过很多名山大川，在您的记忆中，哪里是您的最爱呢？我思考了很久，回答是：“在记忆中，我的最爱是儿时游泳的那条名不见经传的泮河。”“为什么？”“因为她水清见底，游鱼可数。”

乐宫、敦煌考察，逐渐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显示个性活力的人物本身。这使得他对历史的思考转向对人生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那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欧洲油画的发源与发展，重点汲取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古典油画的精华。他幽默地笑着对笔者说：“我与潮流不合拍，人家都是往前走，我却开始往后走。”

他更重视油画与中国画写意手法的融会贯通，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取向，遂将古代壁画的优美造型、流畅线条、典雅色彩、平面装饰效果以及富有哲理的人文精神、崇尚自然、平和的美学特征——用于他的肖像画创作中，用简练的构图、典型的人物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及瞬息万变、催人奋发的时代风貌。《塔吉克新娘》《果实》《思》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靳尚谊的油画进入了高华的新境界。

蛙还是恐龙？像我这样不会说谎的女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当我露出不肯被羞辱的骨气时，村长笑了，他和气地介绍说，近来网民的年龄有往上走的趋势，而且菜园最好的是设有篱笆，你不会被人随便奚落，来看看吧。好奇的我回家就注册，起了个端庄大方的网名东方明珠，发给村长，马上就接到开通发言的通知，成为一名正式菜农。

在当菜农的日子里，受到村长很多照顾，投桃报李我也立下汗马功劳，歪歪斜斜种了很多菜。最开心的是常常有机会和村长坐到一起吃饭，结识了很多文人俊士。后来在村长的鼓励下，我将上网胡聊搞成一门产业，网上网下同时开“孔娘子厨房”，这种虚拟美食引来很多赞美，加上村长一再开玩笑似的包装，我摇身一变成了贤惠的中国妇女典范，上得去下不来了。

互联网有很多文学论坛，村长的经营方式独特，除了以自己的威信吸引作家名人做菜农以外，菜园纷争的话题众多，以致文坛有一事件发生，媒体记者就要上菜园来打探消息，采访、做新闻，很多出版社、报社编辑也到菜园来搜寻作者和选题。“小众菜园”载入互联网文学史册，村长劳苦功高。

村长著作等身，形象威严，在一般人的眼中德高望重，可他不是一般人，常常要打破偶像，将自己变回一个小孩，任性撒欢。他的性格执拗，先入为主，不轻易改变看法，没人拿他有办法。有一次我绝望地问，就没人治得了你吗？村长说，过去有，现在没有了，那就是他的母亲。村长是个孝子，这是在出生以



塔吉克姑娘

（油画）

靳尚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靳尚谊推出了一系列油画肖像作品，走出了油画创作中西合璧的新路，被誉为中国油画的“新古典主义”。他把中国绘画艺术的平面装饰效果、线条处理融入到油画的色彩运用及光影变化中。比如对《青年女歌手》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特征的描绘，是通过人物的健美形体、开朗性格以及以宋代山水画为背景的虚拟手法来表现的。而对《孙中山》富有哲理的人微刻画，是通过丰富的色调来体现一代伟人“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的（这幅画后来被邮电部印成邮票，获得1986年全国最佳邮票设计第一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深沉和正气凛然的《瞿秋白》，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时获得了银奖。靳尚谊的油画肖像视角新颖，体现出崇高、优美、典雅的审美境界，给人以隽永的艺术感受。

2001—2003年，先后受东方葡萄牙学会和东方基金会资助，我来到了仰慕已久的航海大发现重镇里斯本，度过了难忘的两年访学时光。风景秀丽的特茹河入海口处，古老的贝林塔依然屹立在那里，当年前往东方和美洲贸易的船队，便是从这里扬帆起航。亚欧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竖立着一方的石碑，刻着曾在澳门生活过的葡萄牙伟大诗人贾梅士的诗句：“地尽于此，海始于斯。”葡萄牙与中国恰处于亚欧大陆的两端，但置身于此，又仿佛感觉中国离得那么的近。特茹河畔的阿儒达山冈上，18世纪末建成的王宫依然壮丽，王宫首层西侧，便是我经常前往“觅宝”的阿儒达图书馆。这里收藏着大量的善本和手稿文献，其中有很多资料记录着葡中交往的史迹，例如那一卷用满、汉、葡三种文字写在黄缎上的乾隆皇帝致葡萄牙国王若泽一世的国书及礼单，堪称绝世珍宝。而在一套多达61巨册、名为《耶稣会士在亚洲》的手稿文献中，我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有关明末重臣徐光启的珍贵葡文文献。

这些文献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徐光启的书信，有两封：第一封是徐光启代表中国所有教徒给罗马红衣主教贝拉尔米诺的回信，约1617年写于北京；第二封为徐光启写给耶稣会中国与日本巡按使班安德神父的信，崇祯三年（1630年）农历四月廿四日写于北京。第二类是译成葡萄牙文的多份奏疏及崇祯皇帝谕旨，内容都是徐光启与其他朝臣就是否应使用葡兵抵御满清入侵问题的争论，包括徐光启写于1630年6月12日的奏疏及另外三份奏疏的摘要，吏部给事中卢兆龙两份反对徐光启的奏疏，崇桢皇帝针对这些奏疏的上諭，等等。第三类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

前就决定的，因为他是遗腹子，真名杨遗华。我们的村长，我的村长，不知道这几个字煽情的程度究竟怎样，在我，写着写着突然眼眶红了，我想，村长不需要我再写什么了，写他的人太多了，他的作品也太好了，尤其短篇小说，是契诃夫、鲁迅之后另一座丰碑，都不用我说了。

自如自在

2006年12月上旬我们全家去海南岛三亚旅游。突然我接到上海浦东邻居电话，说我家自来水管破裂，水已漫出房门。得到这个信息，我决定提前回上海。夜里失眠，失去了原先的自如自在。看来家里要大修，躲不过去；要面对一大堆“烦”。

我明白，最近20多年，我国新建了许多住宅，房子的质量（包括水管建材多属于假冒伪劣）给千百万个家庭带来了“烦”。

人生在世，不是这种烦，就是那种烦。因为烦是个大家族，有一百多个成员，表现形式虽不一，但其本质不变，这就是老跟人过不去，拼命咬住人不放。人怎么也冲不出“烦家族”的包围圈，其中包括台风、地震、海啸和各种疾病。再就是战争。今天的伊拉克。过去日军侵华给当年的中国人造成了多少灾难和烦恼！

举家要逃到大后方。家被战火毁灭。今天我家的水管出了大问题，总比战火、台风把整个屋摧毁要幸运一百倍吧？想到这里，心里自在、宽慰、平静多了。心不闹了。

我准备回去迎战水管造成的一大堆烦。终于我睡着了。哲学的悟教我“每临大事有静气”。

哲学是心灵的安慰。谁说哲学没有用呢？我不能支配外部世界，但我在很大程度上能控制我的内心。——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哲学的悟了。这是读古书的好处。“欲免心中闹，应须看古教。”自如自在是我追求的一种灵魂状态。中国古人很讲究追求，进入“自如自在”这种状态。所谓解脱，即进入该状态。“自如自在”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放在自己的口袋，静止地占有。它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现在进行式。“自如自在”永远不是完成式。

人，因为处在现在进行式的动态过程中，他的生命才朝气蓬勃。

人类文明之旅因处在现在进行式的动态过程中，才显得有变化，有活力，后浪推前浪，滚滚向前……

正因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才有了人生世界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戏及其情节。关键只是要掌握一个“度”字。

